

10、形形色色的来访者

LSD的多样和多面性也表现在这个物质使我接触到多种文化圈子。在科学界，包括了化学家同行、药理学家、物理学家和真菌学家—我与他们在大学和学术会议的讲演中相见，或通过著作和论文相识。在文学—哲学领域中，我与作家们建立了联系。在前面的章节中，我已经报告了那些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这类关系。LSD也使我和毒品界和嬉皮士圈子中各色各样的人认识了，对其简要介绍如下：

大多数访问者来自美国，也多是年轻人，他们通常是在去远东的途中，去寻求东方智慧或寻找智者(guru，即知识极渊博的人。原意是印度宗教老师—中译者注。)，或希望从那儿能更容易地得到药物。布拉格有时也是他们的目的地，因为高质量的LSD那时容易在那里得到。[英译者注：当1963年山道士公司的LSD专利到期后，捷克制药公司Spofa开始生产这种药。]一旦到了欧洲，他们就想趁机看看我这个LSD之父，“这位使LSD自行车旅行闻名的人。”但是有时有更重要的来访动机。有人想要在LSD发源地报告个人的LSD体验，并辩论这些体验的含意。只有极少的访问者被证明是想要得到LSD，如果来访者暗示他或她希望能用绝对纯的、原厂出品的LSD做实验。

有着不同想法的各色各样的来访者也有来自瑞士和其它欧洲国家。近期这样的人变得稀少了，也许是因为LSD在毒品圈子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不论什么时候，只要可能，我都欢迎这些访问者，或同意在哪儿与他们见个面。我认为这是我在LSD的历史角色中的一种责任，我尽力通过指导和劝告去提供帮助。

有时，没有真正的对话，例如，有一次来了一位骑摩托车的极其拘谨的年青人，我不清楚他到底要来做什么，他凝视着我，好像问自己：难道这个制成LSD这么稀奇的东西的人看上去真的这么普通吗？我有一种感觉，即对于他和与他类似的访问者来说，他们是希望我这个人一露面，LSD之谜就自行解决了。

也有完全不同的会见，比如有一位从多伦多来的年轻人，他邀请我在一个高档餐馆进午餐—他是一个外表显赫的瘦高的商人，加拿大一个重要工业公司的所有人，非常睿智。他感谢我创造了LSD，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方向。他过去百分之百是个商人，有纯粹物质主义的观点。LSD使他的眼界向生活的精神方面打开了。现在他对艺术、

文学和哲学有见识，也深切地关注宗教和精神世界的问题。他现在想要使他的年轻的妻子能在适当的环境中体验 LSD，希望她也能有一种类似的幸运的转变。

有一位名叫丹(Dane)的小伙子十分幽默而美妙地给我描述了他的 LSD 实验的结果，他的结果尽管并不像上面那位那么深刻，但仍然让人解脱和受益。他来自加利福尼亚州，在那里他曾住在 Big Sur 的亨利米勒(Henry Miller, 1891-1980, 美国小说家——译者注。)的家里作服务。他后来去了法国，计划在那里得到一个破旧的农庄，凭着自己的木工手艺，他想把它整修一新。我请他向他的前雇主求一幅亲笔手书来作为我的收藏，过了一些时间，我真的收到了一份米勒的手书原件。

一位年轻妇女找到我，来报告对她的内在发展非常重要的 LSD 实验。她曾经是一个喜欢作乐的、被父母忽视的肤浅少女，出于好奇和冒险，她开始服用 LSD。三年中，她频繁地作 LSD 旅行，导致了内在生命的惊人的增强，她开始寻找她的生存的更深刻的含意，并最终找到了。当认识到 LSD 没有更多帮助她的效力后，她未经任何困难和努力，就能够放弃它。后来，她不需要人工方式就能进一步成长。现在她是一个发自内心高兴的有安全感的人——她就这样结束了她的报告。这位年轻妇女之所以决定告诉我她的历史，是因为她以为我常受到那些狭窄者的攻击，这些人只看到 LSD 有时对青少年的伤害。她的证词的直接动机来自于她在一次火车旅行中无意听到的谈话。一个男人指责我，觉得登在报纸上的我在采访中关于 LSD 问题的讲话是耻辱，他的意见是，我应该谴责 LSD 为绝对的邪恶工作的产物，并应公开承认我在这件事上的罪行。

那些因 LSD 而意识恍惚的人的状况可能导致了这种过火的谴责，但这类 LSD 使用者从来没有亲自来找我。这样的案例属于在不负责的、过剂量的或是有精神病倾向的条件下的 LSD 使用，这些人通常是被送到医院或警察局。公众的注意力总是由这些人引发的。

一位年轻的美国姑娘的来访，总是作为 LSD 悲剧性效果的例子出现在我的记忆之中。那是在午餐时间，平常这个时候我都在办公室，有严禁来访的条例，秘书的工作间已经关门了。这时传来了敲门声，不连续但坚定地重复着，直到最后我去把门打开。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：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，金色的头发，大大的蓝眼睛，穿着一条长长的嬉皮士裙子，戴着头带，穿着凉鞋。“我叫乔安(Joan)，我是从纽约来的——您是霍夫曼博士吗？”在询问她为什么来找我之前，我问她是如何通

过两个关卡的。一个关卡在工厂区的主入口处，另一个在**实验大楼**的门口。因为只有**在电话询问之后来访客才能进入**，这位花一般的女孩子肯定特别引人注目。“我是一个天使，我能通过任何地方。”她回答说。然后她解释说，她为一项伟大的使命而来。她要拯救她的国家美国，最重要的是她必须指引**总统(那时是约翰逊(L.B.Johnson))**走到正确的路上，这只能用通过让他服用 LSD 来完成，然后他才能有好主意去领导他的国家从战争和内部困境中走出来。

乔安来找我是希望我能帮她实现她的使命，即把 LSD 给那位美国总统。她的名字可能意指她是美国的圣女贞德(Joan of Arc, 1412-1431, 法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。她在英法之间的“百年战争”中，为拯救被侵略的祖国立下不朽战功。在被英军的法国帮凶俘获后，她被卖给了英军，后被英军火焚——中译者注。)，由于她的这种神圣狂热，我不知道是否我的解释能够说服她，我解释说她的计划从心理上、技术上、内部和外部的条件上都没有成功的前景。她失望、伤心地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我接到乔安打来的电话，她又让我帮助她，因为她的经费用完了。我把她带到在苏黎世我的一个朋友那儿，他能给她提供工作，而且她可以住在他家里。乔安过去的职业是教师，也是夜总会的钢琴师和歌手。有一段时间，她在一个时髦的苏黎世饭店弹唱。那些小资情调的顾客当然根本不会想到这位身穿黑色晚礼服，坐在落地钢琴前，用细腻弹奏和柔软动人的歌喉使他们娱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使。没人注意她唱的歌词，绝大多数是嬉皮士歌曲，许多也暗含赞美麻醉药的意思。她在苏黎世的演出没维持多久，几个星期后，我从我朋友那儿听说乔安突然不辞而别了。三个星期后他接到她从以色列寄来的问候卡。她进了那里一个精神病院。

作为各式各样LSD访客的最后一个例子，我想报告一个不直接与LSD相关的会见。H. S. 小姐是一个医院的秘书处主任，她写信给我提出个人访问的要求。我请她来喝杯茶，她解释了她的来访目的：她读到一份关于LSD体验的报告，其中所描述的某些状况与她在年轻姑娘时的体验的一样，这件事至今还困扰着她，也许我能帮她理解这一体验。

作为一名商业见习生，她曾在一次工作旅行中在一个山间的旅馆过夜。H. S. 醒得很早，自己离开屋子去看日出，当群山开始被光芒四射的阳光海洋点亮时，她从心里散发出从未有过的愉快，这种愉快一直持续到与其他旅行同伴在小教堂做早祈祷的时候，在弥散中，一切对她来说都像在超自然的光亮中，高兴的感觉强到她必须大声哭起来的程度，她被带回了旅馆，像精神病人一样得到了治疗。

这个体验极大地决定了她后来的个人生活。H. S. 怕她再也不会完全正常了。一方面，她害怕这种体验，它曾被医生解释神经崩溃；另一方面，她希望重复这一体验。内心的矛盾状态，使她的生活很不稳定。在许多次假期和各种个人关系中，她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寻找这种曾使她如此愉快的极乐景色。

我能够使我的访客消除疑虑。她那时的表现不是精神病理事件，也没有神经崩溃。许多人在LSD帮助下找寻的更深层现实的洞察力体验，在她身上成为一种自发的天惠出现

了。我向她介绍了赫胥黎(Aldous Huxley) 《永恒的哲学》(The Perennial Philosophy, Harper, New York & London, 1945)一书，这是关于历史上和各种文化中被赐福的自发性洞察力的报告集。赫胥黎不但写了那些神秘主义者和圣人们的体验，而且写了更多的一般认为的普通人的这种赐福时刻的体验，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。他们不把它们当成希望之光，反却抑制它们，因为它们与日常生活的理性不一致。